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查士元譯

新文藝叢書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查士元譯

1929

中華書局出版

序

我從三個不平凡的作家選了三篇不平凡的作品。佐藤春夫，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他們是近代日本的三個風格各異的作家，代表近代日本小說界的人驕，天驕，地驕。把他們的作品作一次介紹，這是我年來重負着的理想，這理想居然被我輕輕的放到了實地，同時我悶塞的心靈，也因此得了一次舒展，我真是怎樣的愉快，怎樣的欣歡！

我選譯的三篇，如果有熟悉我的朋友看了，會覺得我的選擇是怎樣的主觀，這我也不客氣的不再作勉強的否認。這裏第一篇是佐藤春夫，我們的人驕，某女之幻想是他的熱情的燃燒；第二篇是谷崎潤一郎，我們的地驕，一個少年的恐怖是他的神經的驚跳；第三篇是芥川龍之介，我們的天驕，魔術是表現他鍛鍊一個宗教心的刻苦心焦。只三篇作品，便成一個集子，你們當在想，內容可不會太少？不，三個作

品，你們如果能依了我排列的順序讀了，那時怕你們不禁要回憶到你們自己的熱情的少年時代；你們會摸住了你們的心，壓不住你們的神經質的跳動；你們會感到人世的荒涼，想到你們最後的歸宿。雖則是三篇，却已表現出來了一個整個的人生。

芥川龍之介，了解他的人，雖則不多，知道他的人可已在不少。佐藤春夫，前年夏天我從日本歸來時，聽說已來過上海；當時我便在報端依了伊福部隆輝的批評，作過一篇介紹。他正如這一位批評家所說，和芥川龍之介剛巧是一個極好的對照；我已說過他是我們的人驕，知道他容易，了解他也容易。這兩位作者，在這匆促的期間，不容我來介紹，只好表示我的一點鄭重。

只是谷崎潤一郎，這是一個多麼動聽的名字，一個多麼神經質的名字；我極想在此先把他介紹一番，但一想這一篇講譯，已够介紹了他的一面，所以也預備留待以後的機會。好在這一篇一個少年的恐怖，是收在最近刊行的「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中他的集中，在前面他自己也說着這集子中的各篇，是代表着各個時代各個傾向的

他自己。以前我雖也早聽人說過，他是什麼的唯美主義者，惡魔主義者；但這些我們只好當作是批評家無聊的造作。我們只須知道：谷崎是一個神經過敏並跳動着的作家，在這近代機械文明的世界，自然使他跳動得更利害，使他到處發見恐怖的惡魔。

一個少年的恐怖當我講譯着的時候，曾有一夜使我做了一個恐怖的夢。在夢中我好似被一個強盜追住，我逃到了巡捕的地方，用了我顫震的手，去奪得一把手鎗，回頭便放了一鎗。那知倒下來的，不是強盜，却是每日見面的我的一位同學。我看了他受傷的情狀，不禁掩住了我的面，捧着我的傷心。驚醒來聽到教堂的鐘聲，報告着黃昏兩點鐘；這我纔發覺我譯了幾頁一個少年的恐怖後睡下還不過幾分鐘。枕邊我摸得了夢中驚慌的冷淚。

我把一個少年的恐怖翻完了，留下了一個深刻淒涼的印象；我回想起了幼小時候我的寂寞，我的每晚的夢魘，我覺得我也有芳雄一樣的恐怖，雖則我並沒有和芳雄

一樣的環境。

這裏的三篇，雖則不過是譯品，我願獻給常常以哥一般的熱情待我的志摩；在這三篇中，他會想見我的熱情，我的幻想，我的轉變的心靈，我的恐怖着的神經，和我的將走的寂寞荒涼冷冰的歸宿。

最後我感謝志摩給我這一冊譯譯一個出版的機會。並感謝兩位生着的原作者，一位已故的原作者，

一九二九，三，二〇

卅元記於滬西虹橋路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集

目 次

某女之幻想

佐藤春夫作

一個少年的恐怖

谷崎潤一郎作

魔術

芥川龍之介作

某女之幻想

佐藤春夫作

左面所錄，係某女訴給牧師O氏聽的關於她的奇妙的苦惱和恐慌。研究變態心理的學生N氏憑在O氏處所得的傳聞，作成記錄；更經電影作者F氏傳寫，作為電影作品的資料。文體前後不相同，蓋原於N氏與F氏兩者之文體相混耳。（編者）

她和這一位少年紳士最初的相識，還是數年前一個夏天的事。那年的夏天，她（當時十八歲）到了箱根；由箱根火車站到K旅館之間，她是散着步走了去的。這時她看見一位少年紳士（看來是二十三歲的年紀），用着她差不多一樣的步伐，跟着在她的後面走來。這雖則在開始便惹起了她的注意，尚沒有什麼認為是可怪的

樣子。但到了次日早晨，她在區旅館，正欲洗臉，到洗面所去；在那里却比她先到的，有一位年輕的男子，似正洗完了臉一般的把手巾放到臉上乾揩着。她只不過以為是誰在洗着臉，不以為什麼的，立在他的後面。那男子知道了後面有人來，便轉過身子，同時在手巾底下探出了臉來。她無意的一看，原來那年輕的男子，竟出乎意料之外的，便是昨日路上所見的那少年紳士。但她退後一想，發覺她的佇立在他的背後，這他早已知道了似的。否則何以當他回視她的時候，即刻便笑着對她鄭重行禮。這禮不像是在平常時候兩個不相識的人相互所通行的招呼；確是異常，而且極其鄭重的致禮。她雖則辭退了；但他却又為她開自來水的栓頭，給她放好了水。這其間，她偷偷的仰頭熟視他的椅面一下；見他是真有完美的，男子氣慨的，氣品高尚的容貌；她對於他的招呼，現出了小女子的狼狽，終究還是回了他的。這時少年紳士便對她發了個突然的問語道：「你的貴房間是在那裏？」他為什麼發出這樣的問語，她不能夠了解，便此躊躇着對於這問語的答語，但少年紳士倒也不像強要

她的回話般的，重又說道：「大概是我的房間的間壁罷。」一面他揚起了手，經過通着溫泉宿舍的曲折上下的廊下，用他豪奢氣的手指，點着到那女子的房間去的路；這確是旅館給她住的房間。她「哦，哦，」意外的吃驚，便發出這樣的聲來。她不覺感到這是失體統的聲音，又想怎樣的接着說一句，好隱掩了她方才的赤露的表情。但沒有適當的接語，因而她又感到自己的臉熱，便自己伏下了顏面。她見了自己的赧赤的顏面，因為她要用水，便清澈的映到在剛才那少年紳士親手給她放下來的水面上。少年紳士這時又用了溫微的笑容說道：「昨夜就知道的哩」。她雖抱着不愉快之感，但少年的態度，她說決非是失體的。若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時，原來她就此和這一位少年紳士親密的有說有話起來；更進而有時也偕着一同在沿着晚色攏罩的谿間，同走在散步的道上，於是他們的交情增加了深度。但是，（她說）那少年紳士非常的謹慎而且重禮節，不容易和他說起親熱密情的話；並且便是略涉不正的話，他也從沒說過，她感到他和世間平常的男子自是不同着。加之他又似早已推

知道了她是基督教徒，因此他和她的交友的關係完全是純潔的。直接用她的話來說時，他們譬如是在天主之下，參集的兄妹一般。她說她常常在心中這般的感覺到她是不得不感謝天主。再引用她自己的話來說時，在這其間，山腳下的龍膽花已生了蓓蕾，尤其是山間的溫泉場，那裏秋色來早，秋深也早。從而她身體不適起來，（病名病狀不詳）她說她便在這溫泉場行溫泉浴。一會她便已全癒。新學期這時候也早已開始，她想不當荒廢學業，並且她與同學們叙面之情又非常之切。便在一天決心離去旅館回到東京。那少年紳士（她說少年紳士之名，因故難明。）來說要送她到車站；她對他也有一種惜別之情，因感到辭退是反致失禮的，便允受他的相送。依她說來，他送她到了車站，似十分的情然不安。當她坐的火車已在要發動的剎那間，他如何的慌急來到了她的車廂內說道——「我也想和您同回東京，現在已起了決心。」這般說着他便在她的坐位傍邊坐下了，火車就在這瞬間靜靜的開動了。這時他對她說道：「沒有了你，箱根之秋，實在是太寂寥了。」他祇說此便噤口。這般

的在好久之間，他和她兩人，在沈默之中，動搖之火車裏，互相接膝坐着。一會車廂內的燈亮了，窗外景色，已是夕暮時分，少年紳士徐徐開言，更取了凝視她的姿勢。當她俯視着的顏面映進了他的眼瞳中的時候，又見他來貼近她的耳邊，低低的，沈重的，用了帶着美妙的音調的聲音，在長期間，呢呢的說出他的心情。那聲音若說是人的聲音，倒不如說是一樣東西的囁嚅聲。她說追想到這時候的情景，總先這般的感到。他所對她說的是他對她的熱愛的話；這雖非她所不會預期的，但她不知怎樣回他。少年見她如此，接着又說道——「我願你對此給我回話，我只喜的是我的信心蒙你聆聽了。並且今後仍願以和今日不變之情相交；我最所希望的是你在熟思之後給我個幸福的回話。」他的聲音，依然是囁嚅不高的。他的左手輕輕的放在她的肩上，她又發覺他的右手握着她左手手指，如今要脫出也不能了；當她如此感覺時，她肩上的他的手，已經由那裏放下了，她只把溫柔的被握着的自己的左手，全個委之於他了。一直到火車開到東京他們還是保持着這一個姿態。他告白道

：同一車廂的乘客中，如果有人給了他們深深的注意，則看了他們會當他們是兄妹的呢，還是當他們做新婚夫婦？她對於浮起在自己的腦中的這一種念頭，不覺赧顏，同時她對於少年紳士的服裝，再想到自己的服裝的不體面，這時她才感覺失望。但依她所告白的，她不會嫌惡少年紳士，如此他們便各明告了在東京的地址。火車到新橋站時，太陽已完全沒落，在那裏已是擁擠熱鬧暗澹的車站之夜。因為正當是七點鐘略缺幾分，大阪方面的特別快車尚未發車之前，車站內外，非常的混雜，病後的她，單看了這雜鬧，已經不覺的眼睛昏眩，心臟劇烈的跳動。或者就因此些微的不適，稍不留意，出了柵門注意時，一直是走在自己面前一步的少年紳士的姿形，不知不覺間，竟已杳然不見了。四面探望轉來，但總不見其影，這樣的不告別的不自然的分袂，她是不得不感着遺憾萬分。她回飯田町，少年紳士是住在麴町，所以她在心中想像他和她本可同一電車回去的，因此她更覺遺憾。她為此在火車站前的電車停處，守看了兩三部電車都過去了。但那少年紳士終不能再見了。那夜是夜

霧深濃的一晚，當她從電車上下來的時候，漸漸踏到了深重的地面上。她在下了車立上了地面的瞬息之間，忽覺得身子好像沉落在水底一般。她自己說明道：這大概是因為在街上各種燈光中，看出來是暗澹茫然的緣故。

自下一天起，她日夜等着如今那少年紳士當會有什麼信息給她罷？但前途是什麼消息也沒有。她對於少年紳士，稍稍有些懷疑起來了。在車中的那麼滿是誠意的話，難道是誘惑少女之心的一時的戲言嗎？這實在難以這麼去思量。也不欲這麼去思量。或者是因了什麼緣故，他是不能給我寫信罷？或者因為自己曾對他說明是寄寓在叔父家中，所以他就以爲引起叔父一家的誤解是不好的，便此猶豫着給我信。果真如此，那麼由我先給他信罷？但這總有些冒失。並且如果他竟明天親自訪了來呢？她這樣的想，想，竟至永遠只想着那人。這時她又這麼想，這難道還會不是戀愛的嗎？這般的她終於住過了十天，但結果依然決心於某星期六，在她從學校回來的

歸途中，去探一探少年紳士留給她的住所麴町某丁目某某番地X家。她單怕在那裏竟並沒有那麼一份人家。因此她仔細的探索；那番地是有了，但X這麼的一份人家，總是找不到。她想到連這種事情，竟也是那少年紳士的巧妙的撒謊；怨怒之下，是更形悲傷了。這般想來，她又想到了在火車站上，她不留意的失去了他，也不是她的過失；實在不就是那人自己的逃匿麼？她這麼一想，映在她眼前的那人的幻影，也消走了一般的暗沉了。她說，她這般的搜尋一個鐘頭，到後來，雖說在搜尋，却實在是不過彷徨着四而走着罷了。她的這一回的徘徊，在巡查的眼裏看來，是如何奇異。在某崗位，那裏的年輕的巡查，帶一半溫存的叱責和一半好奇的這般盤問她道：剛才見你在同一條街上，走了好幾回，是有什麼目的的麼？她答以在找尋朋友的家。巡查引起了職務上的熱心，又追問她那份人家的名字。最後她不得不答他是XX番地的叫X家。這時巡查便說那末你是X家小姐的學友麼？即刻又告訴了她X家的地方，說X家是從這裏崗位過去，在L字形般的曲向右面的那裏便是。去到

那裏一看，這份人家，是一家非常奢華的洋式壯麗的邸宅。她奇怪着，把門上牌子一看，這正是Ⅹ家。尤其想不到的，她又知道了這屋原來是伯爵的住宅。原來就是這屋麼？剛才她一個人找着的時候，曾經在這屋前面來往有五六回哩；可是因為這住宅是太壯麗的建築，反而不曾留在眼裏。她茫然突立在那裏的門前，帶了漠然驚愕的感情，凝視着前庭的中央。這時從她的面前，靜靜的來了一部覆着遮幌的汽車，她正想避走時，汽車却到了這Ⅹ家門前，放了一聲低叫，停了下來。她想略退後走，汽車中却好似有什麼聲音。她茫然漠然的走開了那裏的門前，再回頭看時，車夫把車門開了，露出了一隻禪友模樣的女子的袖部；同是一個十歲光景的女孩由車夫抱了下車。隨後便有一位和她年歲相髣髴的小姐；遠遠望去，衣服雖未能看清，但見醒目的綠色的法蘭絨的披肩，却是長長的垂到膝上。這位小姐又把她的手伸到似乎在車中還留着一人的那裏去。在這剎那間，她不覺在頭腦中打量道：這回汽車中出來的定是那少年紳士了。但從車中出來的，看來像足方才下來的那姊妹似

的母親般的年紀的一位肥滿的婦人。她便向飯田町自己家裏走去，却忽然又有所感，即刻重回到区家的門前，向那裏入口的廊下一望，但望去經過了排列着灌木的過路，見裏面的廊下，已一個人影都沒有了。這汽車進到了門內，那汽車夫却蹲着在整飾着車身；還有一人吸着捲煙在那裏。關於她爲什麼重又回到那裏的門前去，她自己說明道：是因爲這時她想起下車來的一幼一長的姊妹，如果是那少年紳士的妹子，則必有當似的地方。自這一天起，此後她在學校放學回來，常常走過区家門前去探看。有一回屋內傳出了一陣似何處海嘯般湧立而來的披亞諾聲。有一回她見有一人從似乎是坐憩室一般的溫暖擋陽的洋台上走進房裏去的後影。這後影的肩與頭擦過了淡紅色的門幃，走了進去，便此不再出來。擦動了的門幃，那時似向外面引了出來，只是沈重的一滑，厚厚的布，便惡意的把那裏遮閉了。更如有一回，她在晚上八點鐘，竟去立在区家的門前。那時這一座石造的洋房，聳立於星月夜景之中；雖則這是一所大邸宅，却只有門燈和入口及廊下的電燈燦耀着，窗間都沒光亮，